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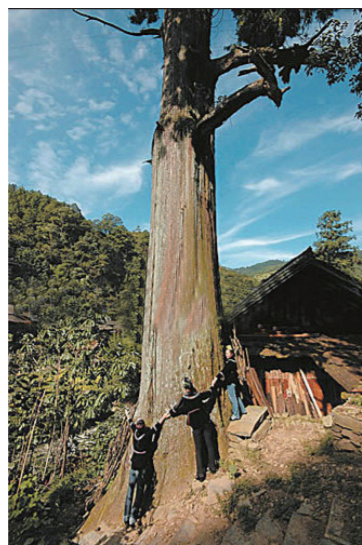
□ 陈平

格头村探秘

雷公山大山深处,深藏着一个叫格头村的古苗寨,是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年6月24日,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有四百多年历史、被誉为“秃杉之乡”的格头村。

我们还未走进寨中,首先看到的是,发源于雷公山腹地的巫密河,沿着深深的峡谷流来,穿过寨中,又沿着峡谷,向远方流去。一见到这条清澈明净的河,大家眼睛一亮,不由得惊叫:噢,好漂亮的河!

走进村子,抬眼望去,便看到了那棵立于河的北岸路坎上木楼旁的千年“秃杉王”。这棵已有一千多年树龄的古红豆杉,遭遇了无数次的雷霆袭击、暴风摧残,它仍以四十多米的高度、两米多的直径、八米多的腰围,以直插云霄的姿势,挺立寨中,与山水为伴,与天地对话。不远处,立有一块秃杉保护碑,碑上刻着保护秃杉的村规民约。来到了秃杉之乡,我们最急切的心情,是想去距离村子五里路的北面山上看秃



杉群。

我们沿着巫密河的走向,朝北面的山坡上走去。就在我们正要翻越一道山坳时,一片黑云遮过来,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我们都没带伞,害怕被大雨淋成落汤鸡,便扯脚往回走。可走到风雨桥头,雨却停

了。我们又调转头,向北面的山坡上走,但没走多远,先已到达北面山顶的朋友们已迈着匆匆的脚步回来了。他们一见到我们就说,别去了,要下雨,回去吧!我们又只好随着他们往回走。走到一道河湾时,只听有人惊喜地叫道:快看,有娃娃鱼!噢,有娃娃鱼?我连忙走过去一看,浅水中的石缝边,伏着一条像娃娃鱼的小生灵,再仔细一看,两条、四条、五条……越看越多。这些小生灵虽然像娃娃鱼一样长有四条腿,可头和颜色不像娃娃鱼呀!娃娃鱼的头扁平宽大,身体肥胖,大都呈灰褐色。而这小生灵虽然也是两栖生物,可它们的头像四脚蛇的头,身子像四脚蛇的身子,只是没有四脚蛇的鳞片,身上的颜色和黄鳝一样,呈黄色。尤其是它们从头部到尾部,有三条由橘黄色的斑点组成的长条纹,很显眼,很好看。一个朋友觉得可爱,用双手轻轻地捧了一条在手里玩着。就在大家围观来看他手中的小生灵、直叫娃娃鱼时,有人说这不是娃娃鱼,是蝌蚪,有毒!手捧蝌蚪的朋友一听有毒,赶忙把手中的小生灵放入河中,把手洗了又洗,唯恐手上沾有毒。

不到黄河心不死。来到了格头村,未看到秃杉林,就等于未到格头村。在大家快走回村子时,我便沿着北面的一条山路,独自

有一定的技巧……通过老师的指点,又反复地练习后,大家都掌握了一些方法,在试唱的过程中大家都很放松,而且感觉唱得不那么累了。

第二天李成望老师仍然让我们先进行半小时前开嗓练习真假音,接着李老师还为大家比赛的歌曲进行改编一下,通过在唱功方面教了技巧,试唱以前的歌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天是李成望老师的最后一节课,因知道我们艺术团有比赛,老师用半个小时来练唱功技巧,其余的时间都是用来排练比赛歌曲。后三天是梁芳老师的课。梁芳老师可是唱苗族民歌出名的歌手,第一天梁老师的课上得我们既开心又兴奋,她一会要求我们嘟嘴皮,一会又让我们学狗累了大喘气,一会又要我们很伤心地哭,一会儿又让我们开心地大声笑……排练室里一时热闹极了。大家都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生动有趣的练嗓方法,真是太好玩了!

半小时练完开嗓技巧后,梁老师开始教我们一首新歌,那是一首雷山短裙苗游方歌,是莫军自编的,非常优美动听。因时间问题,梁芳老师第一天的课只教了一小段,我们心里欠欠的,好想一下子就都学会整首歌。到第六天时,一曲动听的短裙苗歌我们已完全学会。只因培训的时间短,细节方面还没完全处理好,如还有学习机会不会错过。

好使起来。那根被遗弃的扁担,父亲挑起金灿灿的稻谷回家走平路的时候,因为步履轻盈整齐又有节奏感,扁担经常“咯吱咯吱”地在父亲的双肩上唱着“神曲”来,紧跟其后的我也想模仿父亲,可惜那根精致的扁担却不愿在我肩上歌唱。

父亲在四五十年前的光阴里用了无数根扁担,所以父亲对屋里那些旧扁担是有感情的。前年回老家过年,我打扫房间的时候无意发现角落里的旧扁担,我想全部清理出来丢掉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然后父亲把那些旧扁担从我睡的房间挪到另外的房间角落里去了。此后,我就把那些不起眼的旧扁担给忘记了,直到昨晚的那个梦,让我又想起了昔日的往事,回忆起了角落里的旧扁担。

今年七十四岁的父亲与哥嫂远在他乡,虽然不再用扁担劳动挣钱供我们穿衣吃饭读书了,但他依旧用他自己的双手做些手工活路,养活自己暂时没问题。所以我家木屋角落里的旧扁担,现在似乎没多少使用价值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它们过往的贡献。

年轻时父亲用一根又一根扁担挑起一片天地,挑起我们读书走出农门的梦想。今天我们要感恩父母的同时,又要做如“扁担”一样对社会多少有点价值的人。



□ 文正敏

第一次声乐培训

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午休,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是州文化馆李老师的来电,他告知我,州文化馆准备安排老师,给我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团的成员进行一个星期的声乐基础培训,地点就在州文化馆排练室,时间是每天晚上8点至10点。

“太好了!感谢州文化馆领导,感谢李老师!我就通知大家做好准备!”

挂断电话后,我的心情很激动,这可是个提高我们艺术团团员艺术素质的好机会呀!说实话,团队里不乏歌手,唱歌也很动听,但是,她们属于民间,属于传统,习惯于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演唱,在苗族民间,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然而现在,社会改变了,现在要让我们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舞台,展示给更广大的观众,而我们的队员有的甚至不懂苗语,我们的合唱要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就需要声腔上的和谐统一。现在接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作为艺术团副团长,我希望能够带领团队不断地提高能力,克服传统演唱的不足,走向更高更大的平台。

接下来,我打电话联系队员沟通,又在艺术团微信群里通知接龙。大家都和我一样兴奋。6月18日晚上,培训开始了。州文化馆的莫军、刘忠美等几位老师都到场来看大家,鼓励大家。以

前听州苗学会领导讲,苗族有许多老艺术家将优美的苗歌献给全国乃至世界的听众,远的不说,眼下就有原州歌舞团的副团长阿桑,九十年代又出了个阿幼朵,都是全国知名的。唱歌本来有男有女,可是苗族先出名的都是女性歌手,她们大都选唱比较高亢优美的飞歌。苗族男歌手的出名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全国的青歌赛推出了个潘兴周,近年又出了潘成增,也就是从这时起,世人才知道苗族民歌丰富多彩的艺术魅力。

前三天培训是李成望老师的课,后三天是梁芳老师的课。李成望、李峰、莫军老师他们原来都是州歌舞团的演员,都是著名的芦笙演奏员,以芦笙演奏为特长,但是他们都精通苗歌演唱,在家乡就是唱情歌的高手,真正实践了将原生态苗歌与现代舞台的有机结合,誉满全国的苗族多声部情歌《你是一朵花》等就是成功的例证。

第一天李成望老师教大家如何开嗓,如何运用腹部发音,以及如何发鼻音……因为要唱出好听的苗歌,必须要懂得运用真假音,而在真假音互相转换时要

子,父亲就提前一天用扁担把木炭挑到三公里外马路边的朋友家里,第二天清晨就请拖拉机把木炭运到清水江边锦屏县城里去卖。城里人看中的木炭,把价格谈好后,父亲又得用扁担把木炭挑到他们的屋里。

春节过后,扁担的用处又不一样了。大概从初十开始,一家人就要开始种洋芋。当时种洋芋得用猪粪当肥料,父亲又带头用扁担把猪粪挑到半公里外的田里去。由于当时是寒假,那根短小而又薄的扁担也派上用场了,我挑起七八十斤跟在挑一百多斤的父亲后面。遇到上坡路,我双腿变得有点乏力,父亲那一米六出头瘦小而又坚硬的身体走在前面一步一个脚印,那稳健的步伐铿锵有力。顿时,我浑身也变得充满力量了,紧跟在父亲的身后,生怕父亲就走远了。

到了春天,要忙着犁田插秧了。要用扁担一挑一挑地把“牛粪草”挑到坡上的水田里去。我们家兄弟姊妹多,水田也相对多,父亲那厚实的肩膀又要开始忙碌了。遇到周末,我也要小打小闹地帮点忙,用那根柔韧性好的扁担与父亲一起挑牛粪。周一至周五我得住校读书,故不能持续性挑东西,我那弱小的双肩因此经常要脱一层皮。父亲看到我那难受的样子,借机教育说:“不好好读书,考不起大学,就得一辈子扛扁担。”每当在学校我贪玩厌学的时候,父亲的话时常敲打着我。

到金秋时节打谷子,父亲挑谷子回家从不选扁担,扁担都是我们选剩后留给父亲的。奇怪的是,无论是木扁担还是竹扁担,甚至是我从不愿用的那根扁担,到了父亲肩膀上,总是变得

□ 龙廷茂

木屋角的旧扁担

昨夜做了一个有点怀旧的梦,梦见老家木屋里的旧扁担了。长长短短、厚厚薄薄大概有十来根,有木制的,也有竹子加工成的,有父母用过的,也有我曾经用过的,更有哥哥姐姐们用过的。

如今,木屋安安静静地坐落在山谷中的半山腰,别说是角落里被遗忘的旧扁担,就是整栋屋子都没人在意了。昔日木屋白天未亮就有了灯光在隐约闪烁,锅碗瓢盆在声响,因为母亲开始煮猪草了。在母亲的吆喝声中,父亲从睡梦中醒来拿起扁担就上坡割牛草去了。夏天里,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父亲哥哥姐姐都得上山去割草,用备好的绳子把牛草捆结实,再用扁担把野草挑回木屋下边的牛圈里。

我们一家人,父亲用扁担的时间最长,从十九岁结婚开始到六十多岁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用过多少根扁担挑起了我们全家。冬天里要把木炭从山上的炭窑里挑回木屋,遇到赶场的日

登上了一个山坡。不上来不知道,一上来让我惊喜不已。站在山顶上放眼望去,峡谷两面的山坡上,是一层层层的梯田,也许是海拔高,气温低,绿油油的稻禾才开始返青分蘖,还未孕穗。对以种稻为生的格头村人来说,这些梯田,是滋养着他们一代代人的命脉田。我站在梯田中,把目光移向来时的方向,整个格头村几乎全呈现在我的眼下。深深的峡谷中,巫密河像一条银白色的带子,从寨中宛然飘逸而过。河两岸盖着清一色青瓦的干栏式木房,密集安然地静立在山湾里或山坳上。苍茫的天底下,村子南面的那道长满苍翠秃杉而显得郁郁葱葱的山脉,像一条巨大的青龙,气势雄浑地从西南方向飞扑而来,似青龙入海,把头直伸向巫密河。因刚才下了些雨,远山烟雾蒙蒙,深谷流水幽幽。尤其是那一片青翠的秃杉林,美得像深邃的海,整个格头村,蓝得像海底的一个童话世界。正值正午,淡蓝色的炊烟,从屋顶上的瓦缝里弥漫开来,形成一层青色而透明的雾状,浮在村庄的上空,整个格头村,显得幽静旷远。任时光荏苒,季节流转,这种亘古的幽静旷远,对远离繁华喧嚣的格头村来说,是他们的独享。

我收回目光,蹲下身子,用手轻轻地抚摸梯田中的青青稻禾,

便立即闻到了泥土和稻禾的芳香。这些稻禾,是格头村人亲手栽下去的,栽下去的不仅仅是稻禾,而是全家人的希望和梦想。自古以来,勤劳朴实的格头村苗家人,就把自己的生命,与田、与水、与山、与土、与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护卫家园、保护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格头村人便竖碑护树,人人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担当,于是才有了这充满着灵性的山水,无处不闪烁着生命的色彩。你若伸手去抚摸这里的每一棵树,都能感受到它们的温暖和心跳。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古朴的农耕文化传承的格头村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不错过农耕季节,在自己的田地里,春天播种,夏天薅秧,秋天收获,冬天珍藏,山一程水一程地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奇迹,但有刻骨铭心的欣慰。被列入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开发重点村的格头村,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休闲之日,山外的游客不断地走进了格头村,观山水,赏风情,听苗歌,品美食,大手拈据的村民渐渐变得宽松起来。在岁月的磨砺和沉淀中,格头村人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感恩大自然的每一份馈赠,固守着古朴淳厚的民风,该村被誉为“绝世秘境”,当之无愧!

□ 欧阳文

建党百年感怀

党史如来跟党走,忆苦思甜颂党恩。群众路线常实践,全国人民迈新程。初心使命永不忘,中华民族盛世临。弘扬传承中华魂,复兴路上筑梦行。前仆后继革命路,攻坚克难迈征途。百年历程谱新章,踔厉奋发创辉煌。

□ 龙光才

永远不忘共产党

自从有了共产党,黑暗中国见阳光;推翻万恶旧社会,人民翻身把家当;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祸国蒋匪帮;各族人民一条心,建设可爱的家乡;我国由弱变强,一年更比一年强;乡村都通水泥路,高速铁路达四方;大海上面变坦途,万丈悬崖架桥梁;惠民政策暖万家,人民群众喜洋洋;补助学生生活费,关心老人的健康;残疾的人有照顾,耕田种地有补偿;哪个朝代比不上,只有当今最强盛;国富民强多兴旺,生活步步奔小康;努力实现中国梦,永远不忘共产党。

刘燮明作品《追梦》发行研讨会在凯里举行

本报讯(记者 姚宁 通讯员 莫屈)7月16日下午,州文联、州中医院、州老干局、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作家刘燮明新作《追梦》发行研讨会。州文联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和部份作家、评论家及媒体记者共30余人参加了发行研讨会。

刘燮明是黔东南州中医院退休主任医师,业余时间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在古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上取得丰厚成果,出版诗词专著两部,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近日出版诗集《追梦》,该书内容涵盖了作者家史追叙、人生回忆、生活感悟、国学研究、读书心得等丰富内容。

与会人员对刘燮明文学创作及其成果等进行了全面中肯的评论,对其几十年如一日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和不懈坚持业余创作的热情给予了良好评价。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摄

□ 姚瑶

读越山的诗歌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有诗歌,从我们小时候就唐诗的熏陶开始,我们的生活中,无不渗透着古典诗词的情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面对中国伟大而浩瀚的诗歌文本,捧读其中某一个篇什,每读一遍,心中的敬畏便增加一分。这种敬畏,贯穿我的阅读理解和全部创作。

今年夏天,山城凯里闷热无比,越山给我发来微信,要把他的诗歌集《与伯爵同行》给我,叫我“批评批评”,这让我受宠若惊。

他一道给我的还有他近期出版的钢笔作品集《故乡远去的风景》和草书(书法)作品集《无界·有径》,厚重的三本,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感觉有一种重荷压在我的肩上。从他作品集所取的书名可以看得出来,那都是一行行优美的诗歌。同为诗歌创作者,这些年来,对身边的诗人和爱好者关注太少了,有一种失职的愧疚。

捧读越山的《与伯爵同行》,让我一下子回到诗歌的现场。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多少种情感,就会有多少种诗性表达,作品的存在就是一种表达和一种精神的存在。比如:“在万米的高空/灵魂和肉体偶尔也会分离一下。”从越山众多的诗句中,可窥一斑。

鲁迅曾经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世间万物的重生与幻灭,都是一个写作者必须关注的创作主体,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必须强调自身的现场感和创作主体,这一点,越

山做到了。“于是/梦醒过后/他把这群麻雀带到画里/让它们雨后,重生”“两千年后/一双蝴蝶从窗前悄然/飞离”“竖琴老人拨动了那根/改变四季的琴弦”“流浪汉把这一阵风攥入怀里/当然/还有那片落叶”。从越山的诗歌文本来看,他的意境辽阔、立意深远,抒写日常琐事,道的却是大的情怀,引发人性的思考,聚焦当下精神图谱的记录,让我看到诗人善良、坦荡、朴素、悲悯、正直……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复苏的大背景下,“朦胧诗”像一股巨浪袭击诗坛,以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为基础,结合意向化的表现方式,使诗歌的文字表现处于一种时刻隐藏却又在表现自己的情形中,即人们所谓的语境模糊朦胧,诗歌含义多样。正是这种魅力征服了众多的读者,“朦胧诗”的崛起与发展,对中国新诗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已经失散多年/记得在阿尔巴特大街/雨斜着落下/它不过是/回忆的一种表现形式。”“城市的雨/集体绕过屋顶/落在镜子里/它们新鲜/且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从这些句子里可以看得出来,越山有着强烈的求新创新意识,“十年之后/面对黑夜/他躲进梦里/像一只蜗牛。”“空白的画纸/有人鲁莽走进/和虚构一起坐在梦里/等画者把他领走。”语言奇崛的张力,足以刺痛我脆弱的内心。

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朦胧诗”的影响,骨子里有着一一种精神反叛。里尔克说过:“因为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情感,而是经验。”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没有情感,只有经验能写出好诗?从越山的诗歌里,可以看得出他有着丰富的经验、经历、阅历,加上书香家庭的诗

书熏陶注入了浓厚的情感,已经为一首诗的成功搭建了支撑点。越山的诗句句式都很短,有冷硬、奇崛的特质,大量的文字在跳跃、奔突、摇摆、冲撞,有着自身强烈的节奏,闪烁着孤独的光芒,有着忧伤、惆怅的气息和强烈的悲悯情怀。从他的这些分行文字里,我相信了他近年来悄然形成的一个新的诗学追求向度。

“失重城市的大街/拐角处/有个梦在夜里走动/在葡萄的黑色中匆匆经过/它们有心事/它汲取城市的寂寞/就像森林的夜莺/夜消失/梦停止走动/它在黎明之前悄悄闪现/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等待/天边朝霞绽放的一刻”。这是诗人的体验,以“夜莺”为一个意象,仿佛呈现在面前的一个清晰画面,对大自然有着强大的敬畏感,刻骨的感受,他试图探索人与自然深度沟通的渠道,寻求更加贴近内心的神秘途径。

读越山的诗,在他的长短句里起伏跌宕,随波逐流。时而视野开阔,时而学贯中西,时而羞涩矜持。有诸多诗句读来如游荡在凯里老街潮湿的巷道,也像在寒冷的月光下失眠之人的叹息。

从有限的诗意蔓延到无限的情感体验,是诗意的开始。当越山独特的诗语文本呈现在面前的时候,必将带来阅读的快感,必将对诗歌有更为宽广的理解,必将带着我们走进一场未知的旅行。

深夜阅读越山的诗歌,被一种诗性笼罩,人安静下来,喧嚣渐次隐去,一个词与另一个词、一个句子与另外一个句子,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立的诗性场域。我们用视觉、听觉、触觉感知这个世界,再走向这个世界的途中,感悟将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用诗一样的句子抵达的时候,或许是另外一番感受。

